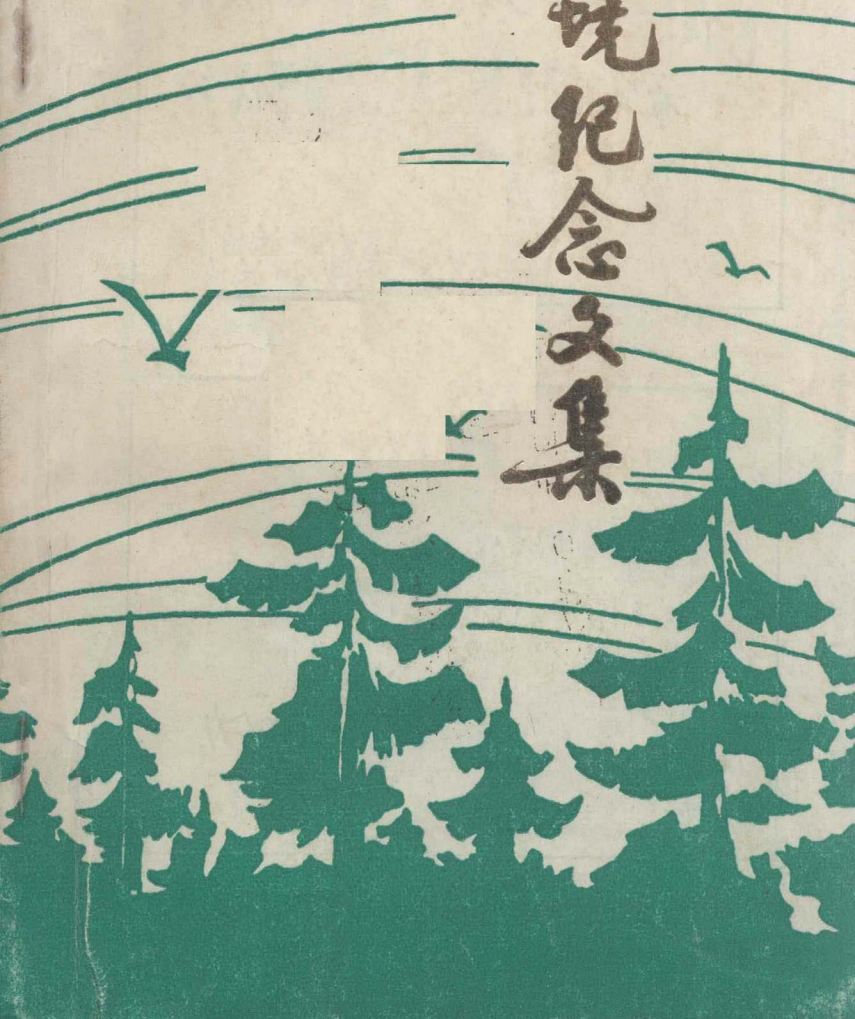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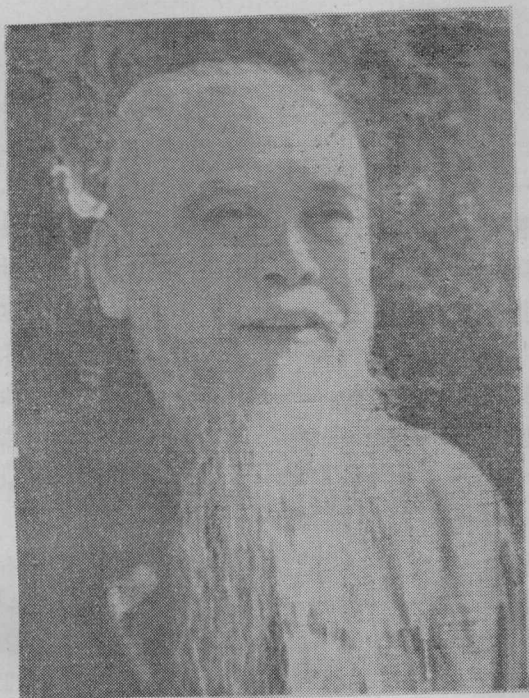


方善境紀念文集





方善境  
紀念文集



方善境同志

(1907—1983)

# 目 录

|                                   |                  |
|-----------------------------------|------------------|
| RIMPORTRETO (代前言) .....           | IK SO ( 1 )      |
| 鲁迅先生致方善境书                         |                  |
| 1. ....                           | ( 2 )            |
| 2. ....                           | ( 3 )            |
| 我与世界语 .....                       | 方善境 ( 4 )        |
| 悼念世运的火炬战士方善境同志 .....              | 卢剑波 ( 19 )       |
| 悼方善境同志 .....                      | 陈世德 ( 21 )       |
| 悼 方 老 .....                       | 国 柱 ( 23 )       |
| 深切悼念方善境同志 .....                   | 王崇芳 ( 24 )       |
| 沉痛悼念 TIKOS .....                  | 苏阿芒 ( 28 )       |
| KON DOLENCO PRI S-RO TIKOS        |                  |
| .....                             | Armand Su ( 30 ) |
| 奋斗不息，业绩永留——悼念方老 .....             | 石成泰 ( 32 )       |
| LA TORÇO-TENANTO .....            | Sceto ( 39 )     |
| 世界语运动家方善境 .....                   | 方 友 ( 40 )       |
| 缅怀遗训 继承遗志 为国争光 .....              | 胡国柱 ( 43 )       |
| 深切怀念敬爱的方老 .....                   | 张幅英 ( 46 )       |
| NEFORGESEBLA VIZITO—Karmemoro pri |                  |
| Estimata K-do Tikos .....         | Li Venko ( 50 )  |
| 深切悼念方善境同志 .....                   | 康泰璋 ( 53 )       |
| 忆秦娥 悲切悼念方善境同志 .....               | 康泰璋 ( 55 )       |
| TIKOS 二三事 .....                   | 方 友 ( 56 )       |

一生世运 世运一生.....绿 萤 (60)

NIA ESTIMATA SAMIDEANO FANG

SHANJIN VIVAS POR ĈIAM EN

NIA KORO

.....BOVO, WAN ZONFAN SUNFLOR' (63)

MEMORE AL GRANDA

ESPERANTISTO TIKOS ..... 陈宝德 (67)

方老与无锡世运 ..... 钱安康 (68)

天仙子 悼方老.....杨葭菱 (72)

忆 方 老.....卢万仪 (73)

VI JAM ESTIS FOR ..... SAŬKIO (75)

坚强的战士 可敬的导师

——沉痛悼念方老.....曹东海 (76)

这 句 话.....白杨树 (79)

方老精神千古.....丁 及 (81)

名师的教诲, 永远铭记.....莫养圣 (83)

缅怀方老 办好函授.....林力源 (84)

后 记..... (89)

# RIMPORTRETO

( 代前言 )

Ho, Tikos, Tikos, Tikos, Tikos—  
espero, flamo, konscienco,  
nin vekis de la junkomenco  
kaj ĉiam, ĉiam nin instigos.

Sed kiam fine kokerikos  
la verda lum' el mallumdenso?  
Ho, Tikos, Tikos, Tikos, Tikos—  
espero, flamo, konscienco.

Frekventos nepoj kaj kantikos  
ĉe via tomb' kun riverenco:  
ilin inspiros via menso  
eĉ post la morto vin trapikos.

Ho, Tikos, Tikos, Tikos, Tikos!

IKSO 1974年

# 鲁迅先生致方善境书

1930. 4—8

( 1 )

善竟先生：

蒙赐函及《新声》四期，顷已收到，谢谢！先生所作木刻，我以为是大可以发表的，至于木性未熟，则只要刻多了，便可了然。中国刻工，亦能刻图，其器具及手法，似亦大可研究，以供参考。至于西洋木刻，其器具及刻法，似和中国大不相同，刀有多种，如凿，刻时则卧腕也。

孙用先生未曾见过，不知其详。通信处是“杭州邮局卜成中先生转”，我疑心两者即是一人，就在邮局办事的。《希望》顷已寄去。

P K 先生亦未见过，据朋友说，他名徐耘阡，信寄“上海四马路开明书店转”，大约便能收到。

La Scienco Proleta 是日本文的杂志，仅在题目之下，有这样一行横文，那两个译者，都是并不懂得世界语的。

先生前回见寄的几个木刻，因未有相当的地方（《奔流》停滞，《朝华》停刊），所以至今未曾发表。近日始将芥川龙之介那一个，送到《文艺研究》去了，俟印成后，当寄奉也。

迅 启上 四月十二日夜



( 2 )

善竟先生：

六月廿一日来信收到。

芥川龙之介像，亦系锌版，但因制版不精，所以好象石印了。善同是锌版，亦大有优劣，其优劣由于照相师及浸蚀师之技术，浸蚀太久则过瘦，太暂则过肥，而书店往往不察优劣，但求价廉，殊可叹也。

木刻诚为现今切要之技术，但亦只能印数百张，尚须多印，乃要制成锌版。左联中现无此种人材。江小鹑之作，看之令人生丑感。《艺苑朝华》制版时，选择颇费苦心，但较之原画，仍远不及，现已出第五本，不知先生已见过否？我们每印千五百本，而售去只五百本，售去之款，又收不回来，第六本大约未必能出了。

学习木刻，在中国简直无法可想。但西洋则有专授木刻术之学校。小学生也作木刻，为手工之一种也。

此地杂志停滞之故，原因复杂。举其要端，则有权者先于邮局中没收（不明禁），一面又恐吓出版者。书局虽往往自云传播文化，其实是表面之词。一遇小危险，又难获利，便推托迁延起来，或则停刊了。《萌芽》第六期改名《新地》，已出版，此后恐将停刊。但又有一种月刊在付印，文艺性质较多，名《热风》。

左联对于世界语，尚未曾提及，来信之意，当转致。

《文艺研究》拟寄奉，但开示地址，系邮箱，不知书籍亦可投入否？希示。或见告可以寄书籍之地址。

迅 启上 八月二日



# 我 与 世 界 语

方 善 境

我第一次听到世界语（以下简称E）这个名字是在上中学的时候（1920年—1924年）。那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英语的势力大得很。坐井观天，认为：英语就可以走遍天下，何必另搞什么世界语。既不去了解一下究竟，更没有学。后来在一本书里看到，那时我所在的澄衷中学确曾开过E班的。

假期中回家，发现我姐姐在学E。她在一个乡间小学教书，有个在北京上大学的青年向她们宣传E，并教了她们。这样我见到了E了。后来我中学毕业，也在乡下一个小学当代课老师，和一位同事打伙加入上海E学会办的函授学校，学了起来。不久我在汉口找到一个职业，到汉口后我比较花力气学起来了。在上海的E刊物上我发现二三个在汉口的地址，其中一个便是乐嘉煊，很快我就和他取得联系。他还告诉我在长江轮船途中认识了两个青年也想学E，其中之一便是傅壁城。这样便有了三四个人，但没有一个是已经学会E的。大家决定去登一个小广告，征求一个同道，希望从中能找到一位老师帮助我们学习。我那时读《世界语全程》大概还不到一半的样子。

当时上海陈兆瑛同志给介绍一个在汉口的日本世界语者冈村条一。我每星期六下午到他的宿所去。他叫我读Karlo

那本浅近读物。那时我基本上还不会讲E，但我每星期六都去，学得很起劲。但从广告上招来的却全是想学E的人；结果以找老师开始，以招收了一批学生告终。在宁波旅汉公学（小学校）开了一个星期讲习班。由乐嘉煊当老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一个E团体，叫做汉口世界语同志会。我们开始时没有用当时习惯的名称，不叫学会，是因为觉得我们全是初学者，不能用这个比较正规的名字。不过我们的干劲却愈来愈足，还出了一期油印刊物。刻腊纸的又是乐嘉煊，他是一个实干家。

后来他到那个学校里去当职员了，我们索性把团体的办公室设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到晚上大家就去那里一道工作。经常必到的便是傅壁城和我，当然乐嘉煊是少不了的。其他的人也常常去。学校里有课室，这使我们很方便，可以一期一期地开星期班。那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进步的人物，我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也不干涉。我们甚至利用乐嘉煊的办公室接待过两个外国世界语者，其中一个甚至住上一个多月。

后来肖从云也到武汉来了，担任武汉日报的副刊编辑。我们终于解决了记号字母问题，开始出了一个刊物“希望”。同时在武汉日报出了一个叫作“新声”的半月刊，介绍弱小民族的文艺，主要译自E。弄一些稿费来贴补出“希望”的费用。“希望”上主要是中文宣传E的稿子，E的内容很少，因为E水平还很低，写不了E的稿子。

出了“希望”我们用它和世界各地的E刊物交换，因此知道各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并且能读到各种性质的E刊物。开始我加入环球世界语学会（UEA），后来接触到全

世界无民族协会（SAT）的刊物。这是一个超党派的工人E团体。他们批判中立主义，讲阶级斗争。我便转而加入SAT。在SAT里面，有各党派的会员，其中共产党一派力量比较雄厚。当时苏联的E团体SEU是共产党的。E运动发达的德国工人E团体GLEA，也是共产党人占优势。那时各国E团体一般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中立主义团体，另一个则是工人E团体。后者则是各政治派别联合组成的。有的以共产党占优势，有的以社会民主党人占优势。

我加入SAT时，工人E运动的力量，差不多可以和资产阶级的EM分庭抗礼。那时UEA有八九千会员，SAT有七八千会员。实力相处不甚多，不久属于共产党的一派和SAT的领导核心有了争议。这个争执逐渐发展到分裂的地步。共产党的一派便另外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无产阶级E者联盟（IPE），当时各国工人E团体差不多都分裂了，倾向共产党的都加入IPE，而社会民主党则支持SAT，SAT领导之没有垮下来，主要是依靠社会民主党占优势的荷兰的支持。

我和中国其它E者一样，都加入IPE。中国也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E者联盟。我们在汉口的人则成了汉口无产阶级E者联盟（HPEU）。中国的CPEU加入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我们HPEU则加入该总同盟的武汉分盟。IPE出版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E刊物。SAT受分裂的影响，会员减少到三千多。而“国际主义者”的订户数量曾追上了SAT的机关刊物。IPE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不少革命的E书籍，并预定要分册出版列宁选集，并已经开始预

约。我们汇了五十马克预约了一套。但这书由于希特勒上台镇压E团体，出版计划流产了。

IPE竭力提倡无产阶级E通讯PEK的工作。利用E油印通讯稿，各国互相交换。这是很好利用E于革命斗争的形式。上海同志对此做过好多工作。但是我们在汉口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一方面由于经费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由于语言方面没有过关。这是中国E者的一个毛病。客观上的原因则是读物和实践的机会太少。

当时汉口的EM曾一度是国内最活跃的地方。其原因则是依靠有少数核心人物，能以全部业余时间投入工作，而他们的生活又比较安定。所以能够经年累月工作下去，有一定延续性。我们还曾经发动募集基金来解决经费问题。结果募得三万多元钱。这笔款子后来存放到上海世协创办的书店，供他们作营运资金。我们工作的缺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思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战略目标，以及如何去达到它，心中无数。除核心人物自己学习E之外（也没达到较好水平），此外，没有培养出什么有水平的E者来。

中国E者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世译汉工作，利用它把外国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孙用是一个代表人物；另一种是汉译世，把中国的作品介绍到外国去，同时自己也写E的作品，如徐声越和叶君健两位；第三类是专门搞E运动的，乐此不疲。而第三类的人看来占多数。这类人当然是不能少的。但如何使他们的工作产生较切实的效果，则是个大问题。

我回想在汉口的十年间，虽然似乎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最后剩下一些什么，却没有多少可说。那时我们和各地同志

有较广泛的联系，记得其中重庆的卢剑波，福建的婴田，绍兴的庞祝如，镇江的符恼武，北平的傅铭第和傅默它，太原的李孕育，绥远的杨令德；当然还有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志，那两地的运动历史较长，影响也较大。前者而且是CPEU的发祥地，后者并且有市立的世界语讲习所。

上海在一·二八之前有世界语学会，及其所办函授学社和“绿光”杂志推行E语，影响及于各地。一·二八以后则有世界语者协会加以发扬光大，采用的办法也是函授学社和“世界”杂志，同时还有很活跃的在当地组织的各种活动。而一个显著不同之点，特别在于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E”这个口号。使E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并加入到左翼文化运动中去，和群众有较广泛的接触，扩大了影响。

在和基本英语的论争中，虽然对方有中华书局这样一个大企业作后盾，竟然能使之消声匿迹，而大大开拓E的阵地。这个结果和对文化界有广泛的联系是分不开的。

1932年，在苏联出版的E刊物《新阶段》中，有介绍新文字理论（国内叫北方话拉丁化，简称北拉）的文章。E者对于文字改革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并有很浓厚的兴趣。E是国际上应用的语文，这个新文字则可以解决国内的文字改革问题。马上就被译成汉语，后来在“国际每日文选”（1933年8月12日第12期）上发表出来，引起各地E者的注意。

“世界”从1933年10月起，便增加“言语科学”副刊，进行宣传，得到各地E者的热烈响应。后来各地拉丁化运动的开展，几乎都有E者的参加。这个增刊并且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和支持。

E者把新文字介绍到本土来的贡献也大大扩大了E的影响。

上面谈到我们在汉口接待过的两个外国E者，其中一个 是法国工人，此人是一个旅行家，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经苏联沿西伯利亚铁道进入中国，从上海经镇江搭船到达汉口。他经西伯利亚是骑自行车在铁轨上行走的，又轻又快。是在车上附加一个装置，伸出一条腿，架设一个较小的轮子扣在另一条铁轨上，使车轮在轨道上行驶而不至落下来。他自己没有钱，沿途就是当地E者的协助，组织一些演讲会，报告沿途见闻、经历，收取一些听讲费和出售他的照片来筹集旅费的。他停留汉口一个多月，对我们口头使用E提供实践机会，但是也带来一个意外的打击。因为乐嘉煊受他环球旅行壮举的影响，也约好两个同伴，秘密出发步行全国了。

他留下一封信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步行全国，宣传推广世界语。当我们看到他的留书，他们三人已经到了长沙。他们从湖南到广东，经福建、浙江到上海。碰到一·二八事件，就把他们步行全国的计划打消了。乐嘉煊便留在上海继续搞E运动。后来成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常驻工作人员。

他离开汉口之后，接着来了第二个打击。旅汉公学的校长换人了，新的校长是一个反动政客，他拒绝借给我们地方。我们虽然多方活动，但他说我们唱国际歌，在政治上给我们学校种种麻烦，坚决拒绝继续让我们使用学校的地方。

其时在那个公学教书的王任叔，由于校长易人，也呆不下，另在总地找了个教师职位。也要解决住所的问题。他也学了E，并且是HPEU的一个成员。我们便打伙在山川里租用了一个通厢房。后间做他的寓所，前间我们用来集中大家

的藏书，开设一个新文化报社。收取一定用费、出借书籍。王的爱人白天便给书报社接待读者，晚上我们就有了一个碰头场所。但是开班之类，便没有办法了。经费也比较拮据。

“希望”不久便不得不停止了。

其间在1932年因HPEU的缘故，我还曾被宪兵营逮捕。虽然不久设法保释，但是对E的活动不能不大受影响。这时主要是给上海出版社的“世界”写些稿件。后来王任叔离开汉口，新文化书报社也结束了。我不久也离开汉口到西安。在那里碰上双十二事变。在西安住了一年，第二年便发生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又回到汉口。这时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是统一战线情况最好的时期，武汉成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好多E者也到汉口来了。

我和傅壁城又碰到一起了。决定出版《东方呼声》宣传抗日，1938年3月创刊，第二期便得到张企程帮助，组织董必武同志给这个刊物写了一篇文章，通过陆慧年的活动，通过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上层份子向国民党弄到一笔津贴，每期“法币”五百元。这个刊物在许多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按期印出来了。但后来日军迫近汉口，为了继续出版，我们便准备到香港去。当时匈牙利的“文学世界”为了到远东印书，派了一个代表在香港。这个代表是匈牙利人，叫Brawn，他已解决印刷方面的问题，答应给我们帮助。而且通过一个私人关系，我们两人可以找到一个寄寓和吃饭的地方。因此大胆南下，顺利地到香港出下去了。

在汉口期间，由于各地E者到汉口的人相当多，还曾成立了全国的团体。这时叶籁士也来汉口活动，想把《中国怒吼》出下去。他先去找王明。王明认为国际宣传是件大事情，



但结论却要他和国民党去谈。叶后来找到郭沫若，郭在当时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而胡愈之在第三厅担任处长的职务。结果叶被吸收，在对敌宣传处工作。后来到重庆便出版了Heroldo de Cínio（《中国报道》）。

当时在香港的有朝鲜同志EIpín安偶生（当时化名王达礼），金克木，刘火子，叶君健，渥丹等。Brawn以Tsai Yan的笔名写文章，所以他出版的《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外界只知道也是一个中国E者出的刊物，其实却是一个同情中国抗日的匈牙利E者办的。那时正在战争，《文学世界》对他的生活接济停止了。国民党对他的刊物也不肯加以支持，结果便出不下去了。他对我们的出版物很帮忙，我们合作出版了一本鲁迅小说选。我们当时还想出版《中国文选》，请茅盾先生给我们选了一些小说，徐声越同志给我们译了不少中国旧诗篇。这鲁迅小说选是作中国文选的第一分册出版的。另外还译了几篇别的作家的小说，但没有可能出第二分册了。只有徐声越译的诗，我在1977年放在一起，用油印办法印成“中国诗歌选译稿”，目的只是在于免致散失而已。

“东方呼声”的每期五百元津贴，到香港后，还是照五百元之数不变，而法币的币值则日益下落。国民党便用这个办法实际取消了答应的津贴。因为我们感到为了这什么也不值的五百元钱，犯不着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办领款手续了。我在香港干了一年。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成了交战国，香港也进入战时体制。出版刊物邮寄都不大方便了。我们打算到成都去继续出版，当时叶纲宇在成都，我们刊物便用了他的地址。我先动身回到上海这个孤岛。傅壁城还留

在上海，他一个人用较少篇幅又出版了好几期。UEA收到“东方呼声”一直到34期，是否到此为止，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我手上连一期也没有能保持住。

到了上海，想转到内地要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事情并不很简单。结果在上海找了一个饭碗，住下来了，成都没有去成。当时潘述书同志在上海，他和日本E者星野芳树有接触。我到上海的消息，他告诉了星野。星野便要和我相见。星野是当时东条内阁的官房长官星野直树的弟弟。和这样一个人物去见面，吉凶如何，当时心中不无惴惴。但是既已出口，也没有什么回答的余地了。星野的家，居住在中国市民中间。生活很朴素，交往的中国人多于日本人。见面终是我去到他的家里，除他的妻子以外，没有碰见一个日本人。他从来没有问我的地址或想到我的家来。我不知道潘把我的情况说到什么地步，但我没有和他谈过“东方呼声”的事。他自己介绍曾被日本政府监禁。他看来是参加过左翼运动的。在日本侵华时才被释放出来。我只是听听，尽量不多说话，也不多打听，保持一定距离。他似乎很识相，不向我多问什么。后来他向我表示希望带着妻子去新四军的解放区。要求我帮助。我为他的妻子送去一件中国服装。告诉他我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可以为他安排进入那个区域。只能替他去打听，看是否能找到关系，能送他们进去。等我找到关系再给他回话。对于此事，我和楼适夷商量，是否可以接受他这个要求。后来楼告诉我说，我方地下工作人员说有一个日本特务在上海活动，也叫星野。不能轻易当他是好人。因此我只好告诉他，我找不到门路。他很失望，抱憾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虽然我只说没有门路，这件事之后我还不时去看他，倒